

唯莆有瀑

瀑,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方言为瀑布之意。莆田名山胜水之“瀑”,指莆田之西为九鲤湖之九瀑与莆田之东为夹瀑之山水。如果说莆田之西的唯美的自然之瀑引人入胜,那么莆田之东的人文之瀑则使吾莆风华绝代文脉流徽。

莆田自然之瀑雄奇瑰丽,“九瀑”飞瀑为最。其湖碧波荡漾,千岩竞秀,巍峨雄壮,崖奇石怪,尤以飞瀑急流著称,兼具湖瀑林石之胜,素有“九鲤飞瀑天下奇”的美誉。以“问奇于名山大川”为志的中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徐霞客闻其名,动其心,在明泰昌元年(1620)“正枫亭荔枝新熟时”的季节,慕名到此一游。

“集奇撮胜,惟此为最”的九瀑飞瀑真的是醉倒了这位“游圣”。徐霞客逐瀑探游,每游一瀑景致各异,好像欣赏到一幅幅新的画面,以至于他“数里之间,目不能移,足不能前者竟日。”他为此目不暇接,流连忘返。他游尽九瀑后,认为江西庐山三叠泉、浙江雁荡山大龙湫的瀑布,只以一长擅胜,“未若此山微体皆具也”,况且鲤湖九瀑“潭水深泓澄碧……瀑流交映,集奇撮胜,惟此为最”,变化多端,奇景荟萃,可以说是集天下瀑布之大成而独具一格。

九鲤湖仙山琼阁的美景让这位“游圣”“得趣故在山水中”。他看见万山之中,山明水秀,林木青翠,湖水澄碧,青山倒影,为自然界的造化神功赞叹不已。他在蓬莱石的溪涧中赤足戏水,在石盘湍急的浅滩上挽起衣服,遍涉沙洲小岛,至晚盘坐祠前静观峰顶无边风月,低头俯视微波荡漾的湖水,寂静中水声飒飒,还不时地听到雷瀑瀑布的声响,此时此刻,神情俱佳。“是夜祈梦祠中”,霞客仿佛进入了洞天福地……

徐霞客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《徐霞客游记》,被后世称为“千古奇书”“古今一大奇著”。而其中第八篇《游九鲤湖日记》详细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。其文如数家珍,平中见奇,如诗如画,对鲤湖胜景及九瀑峭崖奇石、飞泉瀑布等的描写,其刻画之栩栩如生,比喻之生动精彩,叙述之跌宕起伏,文字之

清新秀丽,成为后人脍炙人口的不朽华章,堪称鲤湖之经典,旅家之灼见。

莆田的自然之瀑让“游圣”——徐霞客的赞叹而名动天下,在此之前,莆田的人文之瀑——夹瀑山,因一位“高人”而声名远扬。

莆田山峰以“瀑”命名的夹瀑山不同凡响。夹瀑山处于涵江区新县镇西南部,海拔662米,因山两瀑交流,故名夹瀑山。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夹瀑山原本是一座寂寞的山峰,“养在深闺无人识”,直至有一位奇人投入了它的怀抱,这座山才声名鹊起,而这个人的大名叫郑樵。

郑樵(1104—1162),字渔仲,号夹瀑,学者尊称他为“夹瀑先生”,世人俗称“夹瀑公”,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、思想家、语言学家、文献学家、博物学家。他从小“性异于人,能言便读书”;少年时目睹家国的遭遇,心境悲凉,却不失上进之心与求知欲望,且胸有理想,抱负远大。16岁那年,他父亲病逝苏州,他徒步扶柩而归,便在家乡的越王山南峰庐墓构书堂闭门苦读,在此立下了要读尽天下古今之书与通百家之学的志向。6年之后,立志向学的郑樵,憎恶官场黑暗,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,便转移到夹瀑山安营扎寨,建了三间草堂(屋),决意隐居山野读书治学。“夹瀑草堂”由此而来,夹瀑山的迷人之处就藏在这座貌不惊人的草堂。

名副其实的“夹瀑草堂”别有洞天。郑樵自己这样描绘“夹瀑草堂”：“斯堂本幽泉、怪石、长松、修竹、榛橡所丛会,与时风、夜月、轻烟、浮云、飞禽、走兽、樵薪所往来之地。溪西遗民,于其间为堂三间,复茅以居焉。”于是,特立独行的郑樵潜在山中治学,“结茅夹瀑山中,与田夫野老往来,与夜鹤晓猿杂处。不问飞潜动植,皆究穷其情性”。他向大自然学习,向农夫求教,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丰富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,为他编撰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巨著——《通志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□范育斌

诚然,“夹瀑先生”才是这座山的真正灵魂。时空的穿越,不过是俯仰之间,但郑樵一生凝聚着超常意志的治学精神让世人惊叹。《宋史》载郑樵“好著书,不为文章,自负不下刘向、杨雄。居夹瀑山,谢绝人事。久之,乃游名山大川,搜奇访古,遇藏书家,必借留读尽乃去。”这段记载表明两点:一为郑樵“居夹瀑山”,二为“谢绝人事”。他独自孤悬山巅之草堂读书著作,时间长达三十载之久,读书著述而努力保存中国文化成为他生命中的自觉。

更让我们震惊的是,“夹瀑先生”读书与著述的艰难处境超乎想象。郑樵自己写道:“……困穷之极,而寸阴未尝虚度。风震雪夜,执笔不休,厨无烟火,而诵记不绝。”他常常食不果腹,一生穷困潦倒,不仅要战胜生活物质与著书资料的贫乏,还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痛:“兄弟沦亡,子姓亦殇,惟余老身,形影相吊”。

山林三十年,著书千余卷。他以义无反顾坚韧不拔的精神,独力著述“汇天下之书为一书”的《通志》,是继司马迁《史记》之后又一部空前的纪传体通史巨制,在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纵观古今,遍寻中国历史上以苦难创造辉煌的文人学士,或许唯郑樵而已。是的,巍峨的夹瀑山透发出的不仅仅是一股浓浓的文气,还有睥睨天下的凛然风骨,更有那郑樵不朽的精神。

郑樵精神贯古今。从宋至今,一座山,一幅草堂,一位先生,让无数人领略到了其中的境界,并从中汲取走向诗与远方的力量。从那以后,高高的夹瀑山,让百姓尊崇;幽静的夹瀑草堂,让俊杰牵魂;仙风道骨的夹瀑先生,让世人景仰。

诚然,纵观莆田瀑水,不管是自然之瀑或是人文之瀑都令人叹为观止。面对独领风骚的莆田瀑水,于是乎,让人叹曰:

九鲤瀑奇,夹瀑山高;
惟莆有瀑,于斯为盛!

□陈元武

在季节轮回里,冬至是从阴阳的一个节点。冬至也是新年的开始,过去以夏历,商周以冬至为岁朝,以贺元旦。冬至这些天,天地间唯一的变化就是强劲的北风突然变得风向不定的,忽而从东北而来,忽而从东而来,那风吹在脸上,已经有一些春的润湿感,而冬至实为一年最寒冷的时候,倘若此日艳阳高照,则春节必雨。阴阳之交,潜伏着巨大的变数。如坎与兑、震与离、乾与坤。阴阳之数,多是潜移默化的结果,不会有陡然的突变。大地平稳地推进着四季的轮替,其间除了夏至和冬至外,其他时候都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。而冬至这一天,夜漫长未央,寒冷似乎将那一夜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乡村冬至夜,是不眠的,搓汤圆,做吉庆的糍粑,印粿饼、蒸糕、炸油卷。橘子、红糖、岁儿、新扎的米团、新蒸的年糕……

冬至的朝阳很迟才升起来,汤圆带着姜糖的香气,飞上屋顶,以雏鸟儿,称客鸟圆,用竹签插一枚汤圆,插在门首,算是供给门神的福礼。树梢上,“咔嚓咔嚓”的全是喜鹊的叫声。一年就这样完成了起始与终结。像红色的盘子一样,圆满却不重复。乡村的人精巧地剪纸花,贴在窗户上,贴在门上,窗花是用心剪出来的,却是应景之物。有时候,像一首古老的诗里所说的那样:“瓜瓞绵绵,民之初生,自土沮漆,……周原膺膺,萁荼如始。爰始爰谋,爰契我龟,曰止曰时,筑室于兹。乃慰乃止,乃左乃右,乃疆乃理,乃宣乃亩。自西徂东,周爰执事。……其绳则直,缩版以载,作庙翼翼。揀之阨限,度之薨薨,筮之登登,削屨冯冯。百堵皆兴,鼙鼓弗戢。乃立皋门,皋门有伉。乃立应门,应门将将。乃立冢土,戎丑攸行……”

时光是一个连续体,所谓的节气只是我们将一年若干等分而已。农时与谚语相印证。事情总是这样,到了最后,必是喜庆和圆满的。大地也以此来表达对于时光的理解,太阳将重新向北移动,不过,这是不久后的事情,反复无穷。在理解一个圆的过程里,在各等分线处,看到了不同的角度和表述。四时的风景,也是如此。比如握着一枚叶子,从春天到冬天。生与死,有与无,并不是重要的事情,重要的是,时光那么认真地走了一遍。

到了冬至,捧一抔土,微微一散,尘粉飞扬,仿佛无数日子就在其间闪烁。

杂兴六首

□予怀

《泗华溪即事》《泗华溪夜行》

城北绝胜泗华溪，清溪三千里，
一川碧波东圳来。光影水上飞。
夹岸林烟鸣埭水，夏蝉声声里，
坐观游客更忘机。依依载月归。

《绶溪观水》《咏蛭山黑松》

荔林水乡绶溪长，蛭山多奇迹，
朝枕云锦暮醉风。劲松何离离。
只此闲静无限好，凌寒傲霜骨，
犹然一心下重洋。长年无尘泥。

《重访长汀感怀》《瞻仰古田会议旧址》

三山环城汀江碧，星火燎原割晓昏，
客家首府物色奇。九月来信遥瑞琨。
崇文重教传绝唱，定分止争劈混沌，
万里长征迈第一。立铜铸魂扭乾坤。
从此铁马得胜利，至今红光照昆仑。
放怀正道新赶考，擂鼓催征创煌煌。

银饰里的流年

□王雪玉 文/图

对于很多人来说,老银饰是年少记忆里熟悉而悠远的一角。

在儿时手腕上戴过的小镯子,脚踝处嵌入的银环,颈脖挂过的长命锁、套过的银项圈;在母亲手腕上把玩过的麻花银镯子;在奶奶低垂的耳际拨弄着的长银穗子;甚至偷偷在外婆泛黄老旧的镜奁中,翻出她陪嫁的风吹牡丹摇头钗、头角银花、蝴蝶罩、压襟、银簪、鱼钗、银梳子……

这一件件老银饰在逝水流年中仍摇曳生姿,装饰着忠门半岛一代代人的生活,惹人无限爱恋。

它们形制大小不一,用料考究,制作精工,有的繁丽、有的素简,造型独特优美,蕴含中国古典文化的雅韵和意境,承载着银匠们穷极一生的智慧。

历经长年打磨,银匠们练就一双巧手,采用熔炼、浇铸、焊接、压模、掐丝、镏金、包金、点翠、烤蓝、镀金、镶嵌等匠心独运的手工艺,并且把自己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篆刻其上,赋予一件小小的银饰人的情感,寄托了许多美好的寓意,广泛渗透到礼俗节庆当中,成为最亲切最生活化的物件。

其中,婴孩送出月或做四月、对晬,子女嫁娶、老人做寿、金榜题名等这些礼俗中,银饰作为贺礼,寄寓深远。人们选用麒麟送子、富贵花开、凤穿牡丹、祥云白鹤、喜鹊登梅、双蝶恋花、和合二仙、龙凤呈祥、福祿寿喜、松鹤延年、仙鹤衔梅、龟鹤遐龄、八仙过海、榴实登科、岁寒三友等图案及纹饰,祝福婴孩长命百岁;男女婚配百年好合、幸福美满;长者福寿双全;晚辈成学成才及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追求。

忠门半岛一带,婚嫁礼俗大抵在年末春初举办。至今,仍有部分人家到忠门老街银饰铺,订制“压襟”系列银质胸饰及头饰,给女儿作为嫁妆,部分让其佩戴,部分“压箱底”,取意父母祝愿女儿生活吉祥如意,并作为“传家宝”代代流传。

“压襟”俗称“牙托”,造型最为独特。款式分为大、中、小三样。最大的牙托有19杆,其中分为十八般武器,作为婚嫁喜庆辟邪的装饰物件;牙托结构层次繁多,分为内套和外套,造型形象逼真,主图案有“喜鹊登梅”,寓意喜上眉梢、好事成双。

佩戴压襟可令婚服平顺,线条流畅,体现新嫁娘的装束优雅和仪态丰美,在迈开碎步时,压襟的坠饰彼此相触,发出低回轻柔的声响,给人一种清新愉悦的审美感受。

忠门老街系列银饰,最讨沿海女子喜欢。过春节庆——正月闹元宵,村头厝尾里,无论哪户乡民荣当元宵福首,当日家中门庭必定张灯结彩,一团喜庆祥和。

只见福首家中大厅前置办香案,围系着金玉满堂桌裙的长案上红烛高燃,供奉果盒饕餮、五果六斋、三牲五礼等供品;亲戚挑来红盘担、红幢、红炮团等贺礼;大吹笙长奏,古雅高亢,夹杂着炮竹声响中,全家老少衣色一新,擎香跪立迎神;其间姑嫜、姑嫂、婆媳一身红衣红裤套褂裙,一致盘起复古发髻,簪上红绸花、珠翠及经年压箱底的牡丹摇头钗、鱼钗、头角银花、凤钗等头饰;耳畔间分别戴着福祿

忠门银饰



老银饰

寿三多、24叶长银穗子、鱼龙、蟠桃式的耳钲,一枚枚轻巧灵动,别致流丽,她们庄重恭敬地行三跪九叩大礼,伏祈人寿年丰,喜乐长安;颌首低眉间,写满虔诚与敬畏,让人无不为之动容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人们虽然常常喟叹韶华易逝,红颜易老,但妆匣里珍藏着这一件件精致的老银饰,却盛满了无尽风情,让忠门半岛一代代女子为之倾心,深挚而优雅地爱着,一颦一笑一回眸,最是芳华。



簪银饰

大表姐

□郑国贤

我妈有一个姐姐,四个兄弟。我爸孤独男丁一个,但也有四个姐妹,除大姐早天外,其他的姐妹都高产。所以,我究竟有几个表姐妹,我从来没有算清楚过,尤其是比我年幼的表妹,多数毫无印象。这次回老家围院墙,请的泥瓦匠是一个表妹夫,我惊讶地在心里“啊”了一下。

当然,表面不能露声色,只能没话找话与之拉家常……

表姐尤其是舅表姐对我影响较大。从某个角度讲,深刻地影响我对世界的看法,也就是影响我的写作。

姥姥家在旧时莆田县垵头公社后郑大队,农业生产做得好,粮食充裕,《福建日报》曾用整个版发表关于后郑的长篇通讯《十年巨变》。我出生后赶上饥饿的年代,所以直至上初中时还赖在姥姥家。

我出生后就是“大跃进”。父亲出海,母亲参加集体劳动,最难的是“挖树桩”。树砍光了,要坚持“大炼钢铁超英赶美”总方针,怎么办?挖树根啊!村里的树根挖完了,就去大蚶山上挖。母亲只好背着未满周岁的我,顶着邱山湖(现福能平海湾风力发电站办公处)的风沙,把我抱到她娘家,交给大舅妈阿乌养护,再往大蚶山追赶寻找树根的队伍……

母亲掉泪了,不是因为不放心把我交给舅妈,而是要找到四处流动的革命队伍实在太难了!

舅妈对我悉心呵护。我夜里睡不着大闹,地瓜糯米糊不吃,要吃奶。她没办法,只好每夜起来煮鸡蛋——那年代,鸡蛋可是最宝贵的食物,什么牛奶羊奶骆驼奶,都是半个世纪之后的名词啦!

舅妈阿乌,名字叫什么,我从来不知,年长后识文断字了,也没问,估计也没有人知道。表姐阿瓜、阿宽、阿八也如此。小时没注意舅妈的相貌,只觉得慈祥可亲,现在根据其后代的面目,可以推断,虽叫阿乌,却美丽丰腴,我外公七下南洋,聪明绝顶,在南洋沦陷于日寇铁蹄下都能保命,还能聚财,作为他的长媳品貌肯定不会差的。

但红颜薄命,她的一生与世无争、与世无害,只有善良与付出,收获的却是贫穷与不幸。

几天前,我接到大表姐阿瓜的儿子老邵的电话,说是他儿子结婚,儿子的朋友多在城里,所以在风达酒店举行婚宴,邀我赴宴,我立即答应了。放下电话,我回想一下,自从1979年4月离家出门求学,四十三年没有见大表姐了。她专门进城出席孙子的婚礼,我走近她时,她淡淡地笑着说:“阿邵说你会来的。”(我是亲戚中的大人物。)

母亲跟我说:“阿瓜脑袋做过手术,记忆完全毁了,什么事讲过就忘了,你别把她的话当真。”母亲自己记忆力超强,以己度人,则难免有偏见。从我与大表姐的交谈中,我觉得该记的事她都记得。

四十三年一见,彼此都十分高兴。我拉着她照相,两个妹妹也都跟她合影。

她是革命者的后代,如假包换的“红二代”。她对我说:“父亲去世时,我四岁,妹妹刚出生。按说可以有点模糊的印象,但我什么印象都没有。他患的是肺病,在没有链霉素的时代,就是不治之症……”根据她的年龄推算,其父沈洪彬死于1949年。

沈洪彬是闽中海上游击队的联络员。他家是游击队在陆上的联络站。他入党与否,已不得而知,但旧社会的造反者身份是不用置疑的。他家祖传“师公”,作为长男,他精通这一收入颇为丰厚的职业技术。在国难当头时,一个“师公”怎样转变成一个革命者,如何经历海上风暴般的起伏心潮却不是我能够想象的……

母亲回忆:大哥常常在入夜后出门迎接穿黑色长衫的陌生人。有一次大哥还未出门,就看到穿长衫的出现了,兴奋得大喊大叫;大哥急了,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……

沈家在村里仅两三户,几十户人家都姓林,饱受欺凌,每回出壮丁都有他兄弟的份,不去就得出巨款买人顶替。这样的事多了,沈洪彬急了:“岂有如此压迫人的,我去请同志们来两顶机关枪,把姓林的全扫了!”我姥姥听了立即捂住他的嘴,逼他不能有如此危险的念头,连一句无德的话也不能说。

1946年夏天,闽中海上游击队员王天明在黄瓜岛妻家被捕,国民党保安队押着他在大蚶山北麓的汀港海滩“活埋示众”。游击队获悉后无力营救,也不敢露面见王天明最后一面。经过商量的结果,沈洪彬安排他年仅十岁的妹妹沈亚水(我母亲)由王的岳母财宝拉着,装作路人去汀港。看到被沙土埋到腹部的王天明泪流满面,我母亲吓住了,站着不动,还是财宝硬把她拉走的……

母亲一直以为:王天明就死在汀港海滩的沙土中。参加工作后,我从闽中革命史资料中查到:汀港海滩的那场“活埋”,原来是国民党保安队把王天明当诱饵,引诱游击队去营救,以便聚而歼之。最终王天明被枪杀于莆田城东岩山。

烈士逝后,妻子改嫁,其子王德庆(后中共莆田县委员、黄瓜大队党支部书记)送我姥姥抚养。家里孩子太多,沈亚水送我家做童养媳,成了我母亲。

革命胜利,党组织没有忘记沈洪彬。有关人员带着表格找到二舅沈洪惟,让他填写。二舅对客人说:“我兄对革命有功,但人走了,再说什么都是空的。填表就免了吧!”让客人把表格带走。

话说得如此决然,更是内心剧痛的折射。我母亲说:他兄弟情深。她见过二哥于僻静无人时,独对大哥的墨字发愣、默默流泪。母亲文盲,更不识什么字体,只说是大哥的字像刀刻的一样。

我少时在二舅家舞文弄墨。二舅看了,摇头叹气:“内外表兄弟一大帮,竟无一人像他!”